



家範典第二十五卷

父子部紀事八

宋史太祖本紀太祖宣祖仲子也廣順三年從征淮南宣祖率兵夜半兄弟皆幼隨母改適人母嘗子固親啟閉王事也詰旦乃得入

神宗本紀神宗英宗長子嘉祐八年侍英宗入居慶寧宮五月受經於東側晝夜號不絕聲常度而天性好學請問至日晏忘食英宗嘗遣內侍止之帝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用扇

李宸妃傳妃入宮真宗以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心卜釵完當爲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仁宗

龐天祐傳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祇之父年八十餘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土封墳結廬其側晝夜號不絕聲知府陳堯咨親往致奠上其事詔旌表門閭天祐家無儋石儲居委巷中堯咨爲徙里門之右築闕表之

劉斌傳斌定州人父加友端拱中爲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皆幼隨母改適人母嘗戒之曰爾等長

必復父讎景德中斌兄弟挾刀伺志元於道刺之不殊卽詣吏自陳用具獄上請詔志元黥面配隸汝州釋斌等罪

臧丙傳丙字夢壽舊名愚字仲回旣孤常夢其父召丙偶立於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見矣丙仰視之黃明潤大因望而拜旣寤私喜曰吉祥也以壽星出丙入丁乃改名焉至是無驗丙於禮不當更名古人戒數占夢無妄喜也

李璧傳璧字季章父燾典國史璧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詞精博父子與弟臺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

按字典無臺字

孟珙傳珙字璞玉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爲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闕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

陳搏傳許瓊開封鄆陵人開寶五年子永罷盧氏縣尉詣匭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以就營養上覽奏召永訊之卽命迎其父赴闕瓊得對於

講武殿上顧問久之悉能奏對而詞氣不衰言唐末以來事歷歷可聽上悅其父子俱享遐壽賜襲衣犀帶銀鞍勒馬帛三十四匹茶三十斤授永鄆城令

臺亨傳亨夏縣人工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選試其優者待詔翰林畀以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閭里賢之

漢恭憲王元佐傳元佐字惟吉少聰警貌類太宗帝鍾愛之年十三從獵近郊兔走乘輿前太宗使元佐射一發而中契丹使在側驚異之封楚王初秦王廷美遷涪陵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發狂至以小過操梃刃傷侍人雍熙二年疾少間帝喜爲赦天下重陽日內宴元佐疾新愈不與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與是棄我也遂發急被酒夜縱火焚宮詔遣御史捕元佐詣中書劾問廢爲庶人均州安置宰相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元佐京師行至黃山召還廢居南宮使者守護諮議趙齊王遙翊善戴元頓首請罪帝赦之曰是子朕教之猶不悛汝等安能導輔耶 允言子宗說恭憲王長孫嗣封祈國公皇祐中坐帷薄不修除名又坐坑殺女僕鎖閉宮室外宅其子仲旻官右武衛大將軍道州刺史後因朝叩頭殿下泣訴云父老且病願納身官以

贖神宗亦愍之而未俞其請出就馬氣塞不能言及家而卒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宗說幽死

石守信傳守信子保吉卒年五十七初守信鎮陳五十七年卒及保吉繼是鎮壽亦止是談者異之高懷德傳懷德字藏用真定常山人周天平節度齊王行周之子懷德忠厚倜儻有武勇行周歷延潞二鎮及留守洛都節制宋毫皆署以牙職晉開運初遼人侵邊以行周爲北面前軍都部署懷德始冠白行周願從北征行周壯之許其行至戚城遇遼軍被圍數重援兵不至危甚懷德左右射縱橫馳突衆皆披靡挾父而出以功領羅州刺史賜珍裘寶帶名馬以寵異之

曹彬傳彬字國華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璨字韜光性沉毅起貴胄以孝謹稱能自奮勵以世其家習知韜略善撫士卒兼著威愛雖輕財不逮其父而敬仁和厚亦有父風瑋字寶臣沉勇有謀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卽召見知渭州時年十九瑋爲將不如其父竟然自爲一家琮字寶章兄珣娶秦王女興平郡主琮幼時從主入禁中太宗置膝上拊其背曰曹氏有功我家此亦佳兒也



張昭傳昭祖楚平壽張令楚平生直卽昭父也初楚平赴調長安值巢寇亂不知所終直幼避地河朔旣冠以父失所在時盜賊蠭起道路榛梗乃自秦抵蜀徒行丐食求父所在積十年不能得乃發哀行服躬耕海濱

王溥傳溥父祚溥在相位祚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輒引避祚曰此豚犬爾勿煩諸君起溥諷祚求致政祚意朝廷未之許也旣得請祚大罵溥曰我筋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舉大槌將擊之親戚勸諭乃止

趙安仁傳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父孚歷殿中侍御史雍熙中廷策貢士而安仁預爲考會賜金紫因顧安仁問孚年幾安仁曰臣父年六十二上曰孚名士也亟召對亦賜金紫 安仁子良規

良規子君錫字無愧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於傍凡衾裯溥厚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剪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嘗從謁文彥博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爲法

富紹庭傳紹庭字德先性靖重能守家法父弼薨兩女與壻及甥皆同居紹庭待之與父時不殊一

家之事毫髮不敢變族里稱焉

蕭國公承幹傳承幹子克敦嗜經術以宗正薦召試中選賜錢三十萬元豐間集父承幹遺文以進神宗嘉之詔承幹父子以藝文儒學名於宗藩宜有褒勸於是追封承幹爲東平王而賜克敦勅書獎諭

陳恕傳恕性吝怒子淳私用錢及寢疾上言淳不率教導多與非類遊常習武藝願出爲外州軍校眞宗曰戎校管鎮兵非丞郎家子弟所泄也以爲滁州司馬恕卒召復舊官後竟以賄敗

王雱傳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於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所阻故與程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

唐庚傳庚長兄瞻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儒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僦舟過江漲聲搖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超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歎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

沈起傳起字興宗明州鄞人進士高第調滁州判官與監真州轉般倉聞父病委官歸侍以喪免有司劾其擅去終喪薦書應格當遷用帝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由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勸天下之爲人子者乃特遷之知海門縣

劉瑾傳瑾字元忠吉州人沆之子也第進士爲館閣校勘沆亡得褒贈知制誥張環草詞語涉饑賤瑾泣涕不能食閤門衰絰邀宰相自言朝廷爲改書命黜環爲州瑾亦坐衰服入公門罷職沒喪不就官丐守墳墓王素爲請以伸孝子之志詔復職



劉子翬傳子翬字彥冲贈太師幹之仲子幹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幾無以爲生廬墓三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

包恢傳恢字宏父侍其父疾滌濯掃除之役不命僮僕

謝枋得傳枋得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於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生進抱父屍亦死

孫奭傳奭字宗古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頰

趙葵傳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時夢南嶽神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共養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爲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爲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爲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資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年金將高琪烏古論慶壽犯襄陽圍棗陽時邊烽久息金兵猝至人情震懼方帥范葵往戰敗走之十四年金人犯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毋相見也葵力戰連破之

寶儀傳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弟儼侃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靈椿一株老  
丹桂五枝芳之句縉紳多諷誦之當時號爲寶氏五龍

折德辰傳德辰世居雲中爲大族父從阮自晉漢以來獨據府州控扼西北中國賴之仕周至靜難  
軍節度使其鎮府州時署德辰爲馬步軍都校廣順間周世宗建府州爲永安軍以德辰爲節度使  
時從阮鎮邠寧父子俱領節鎮時人榮之

呂餘慶傳餘慶父琦晉兵部侍郎餘慶以蔭補千牛備身歷開封府參軍遷戶曹掾晉少弟重睿領  
忠武軍節度以餘慶爲推官仕漢歷周遷濮州錄事參軍太祖領同州節制聞餘慶有材奏爲從事  
世宗問曰得非嘗爲濮州糾曹者乎卽以爲定國軍掌書記世宗嘗鎮澶淵濮爲屬郡故知其爲人  
也太宗歷滑許宋三鎮餘慶並爲賓佐及卽位自宋毫觀察判官召拜給事中充端明殿學士清泰  
中琦亦居是職官秩皆同時人榮之

廖剛傳剛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明年致仕以紹興十三年卒子四人遲過遂遽仕皆  
秉麾節邦人號爲萬石廖氏

雷德驤傳德驤太平興國七年復舊官又命爲兩浙轉運使其子殿中丞有終亦爲淮南轉運使父子同日受詔擢紳榮之有終爲大理寺丞會德驤任陝西轉運奏爲解州通判特許德驤不巡察是州有終入奏鹽池利害改贊善大夫令還權知軍事省通判太平興國六年遷殿中丞知密州徙淮南轉運副使賜緋魚改太常博士時德驤主簿兩浙往往省于境上時人榮之

高斯得傳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點刑獄知沔州稼之子也端平二年九月稼死事於沔時大元兵屯沔斯得日夜西嚮號泣會其僮至自沔知稼戰沒處與斯得潛行至其地遂得稼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服除而哀傷不已

孫瑜傳瑜爲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卿孫奭子邪奭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面賜金紫

徐中行傳中行台州臨海人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子三人庭筠其季也鄉人崇敬之以其父子俱隱遜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庭筠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學有守於

是徐氏詩書不絕六世矣

王詔傳詔字景獻歷工戶兵三部侍郎轉開封尹時子璿使京西攝尹洛父子兩京相望人以爲榮  
晁迴傳迴字明遠累遷尙書工部侍郎使契丹還奏北庭記加史館修撰知通進銀臺司獻玉清昭  
應宮頌其子宗操繼上景靈宮慶成歌帝曰迴父子同獻歌頌摺紳間美事也

任布傳布爲樞密副使純約自守及秉政無所建明子遜嘗上書諫大臣及布皆爲不才御史魚周  
詢因奏疏曰布不才其子能知之乃以尙書工部侍郎罷知河陽議者以周詢引遜語逐其父爲不  
知體改蔡州授太子少保致仕

吳育傳育字春卿建安人也父待問其在二府待問以列卿奉朝請育不自安請罷去不聽及出帥  
永興時待問尙亡恙肩輿迎待時人榮之

蘇洵傳洵字明允眉州眉山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  
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  
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旣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

萬宮傳宮弟密進士推官年五十致仕密子書思踵登弟調建德主簿時密已老欲迎以之官密難之書思曰曾子不肯一日去親側豈以五斗移素志哉遂投劾歸養十年餘近臣表其志行以爲泗州教授弗就密不得已許以他日偕行始乞監新市鎮居父喪哀毀骨立盛暑不釋苴麻終禫不忍去冢舍仕至朝奉郎亦告老父子歸休皆不待年

司馬光傳光子康字公休事父母至孝光居洛士之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光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康自居父喪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謁賜優告使召醫李積於堯積老矣鄉民聞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市井之人無不哀之

呂公著傳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爲公輔劉摯傳摯字莘老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邪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



姚兕傳兕字武之父寶戰死定川兕補右班殿直兕幼失父事母孝凡圖畫器用皆刻仇讎未報字唐恪傳恪字欽叟四歲而孤聞人言其父輒悲泣

李邦彥傳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浦銀工也邦彥喜從進士遊兩河舉人入京者必道懷訪邦彥有所營置浦亦罷工與爲之且復資給其行由是邦彥聲譽奕奕

周起傳起字萬卿生而豐下父意異之曰此兒必起吾門因名起幼聰慧如成人意知衛州坐事削官起才十三詣京師訟父冤父乃得復故官起嘗奏事殿中適仁宗始生帝曰卿知朕喜乎宜

賀我有子矣卽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

范廷召傳廷召棗強人父鐸爲里中惡少年所害廷召年十八手刃父讎剖取其心以祭父墓

寇準傳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寇曰知子莫如父聖慮旣以爲可願卽決定帝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爲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

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

蘇軾傳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洵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

軾子過字叔黨軾

謫貶遷徙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

鄭僅傳僅知寧州諸軍多殺老弱持首要賞僅下令非彊壯而能生致者賞半之有內附羌追寇得老人不忍殺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

郎簡傳簡字叔廉遷刑部一日謂其子絜曰吾退處十五年未嘗小不懌今意倦豈不逝歟就寢而絕在廣州無廉稱蓋爲絜所累

張洞傳洞字仲通父惟簡太常卿洞爲人長大眉目如畫自幼開悟卓犖不羣惟簡異之抱以訪里之士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在策名後當以文學政事顯

賈黯傳黯知襄州迎父之官而父有故人在部中遣直廳卒致問黯輒答卒父恚一夕歸鄉里他日

疾且亟黯內懷不自安請徙郡及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而御史吳中復等劾黯輒委州印撓朝廷法絀知郢州未及任父死

張去華傳去華字信臣舉進士甲科子師德字尚賢去華十子最器師德嘗欲任一官辭不就去華曰此兒必繼吾志舉進士亦爲第一時人榮之

李迪傳迪子東之自工部尚書拜太子太保致仕東之子孝基累官光祿卿與父東之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美之以比二疏

呂夷簡傳夷簡子公綽通敏有才父知政時多涉干請喜名好進者趨之嘗泄漏除拜以市恩時人比之竇申 公弼字寶臣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問知公弼識於殿柱入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

范仲淹傳仲淹子純祐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讀諸書爲文章籍籍有稱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尚未冠輒自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純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

光宗李皇后傳后字鳳娘皇甫坦言於高宗遂聘爲皇太子妃性妒悍嘗訴太子左右於高孝二宮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及太子卽位冊爲皇后光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卽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術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爲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帝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紹熙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載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列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耶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後孝宗崩帝不能親執喪